

充斥著陽光的三合院內埋裡站了個約十三、四歲的小孩。外埋曬了幾盤菜乾，菜乾盤旁有四個男女怒氣僵持著。其中一對男女是夫妻，另兩人是師姐妹。那男子是三合院的主人，名叫吳家棟，此刻他表情凝重站在一旁，任妻子何芬芳與另兩名女子對峙。那兩名師姐妹，年紀較長的名喚謝小珊，千嬌百媚風情萬種；年紀輕的叫徐媚媚，雖然名叫媚媚，卻略顯陰沉。雙方一言不合，忽然叫囂起來。

何芬芳：「汝現在想欲如何？」<sup>1</sup>

謝小珊：「阿棟有講過，若不是伊有某有子，早就綴我走啊！」<sup>2</sup>

何芬芳忍不住回頭瞪了吳家棟一眼，吳家棟不敢出聲，何芬芳又說：「汝現在侵門踏戶，是要來搶尪？」<sup>3</sup>

謝小珊哈哈大笑：「搶尪？不敢啦！是要來討一勒公道！」<sup>4</sup>

何芬芳：「討公道？要動手就來！若嘸，請走，嘸送！」<sup>5</sup>

徐媚媚：「師姐，汝袂跟伊廢話，看伊要交人出來嘸！」<sup>6</sup>

這個「嘸」字還沒說罷，徐媚媚左右手指各抓了三根銀針，飛快的往何芬芳身上招呼。吳家棟見狀，深吸一口氣，兩腳重重踏地，不知何時右手已緊抓一把重劍，朝徐媚媚腰間狠狠砍去。謝小珊左右手也忽忽各抓了三根銀針，亦往何芬芳攻去。不料，吳家棟只專攔徐媚媚手上的銀針，卻不理會謝小珊的攻勢。何芬芳心裡雖氣，卻也只能速速提氣，兩掌握拳，迅速出招對戰謝小珊。

何芬芳拳掌功夫厲害，太祖蝶拳十三式套路一一瘋狂靈活使出，謝小珊儘管兇狠，卻也一時攻不倒何芬芳。反倒是吳家棟重劍使得雖然快速精準，卻漸漸不敵徐媚媚之針招百變。徐媚媚見師姐屈居下風，便向師姐往那小孩使了個眼色。謝小珊明白師妹用意，於是雙腿往前一蹬，踏過一排曬菜盤，朝內埋殺去。

吳家棟和何芬芳心裡一驚，正要去追謝小珊，徐媚媚的六根銀針已往兩人的背後射來。銀針上有極細之銀線，徐媚媚使動起來有如蜘蛛網，吳家棟和何芬芳不得不同時回身接招。何芬芳大喊：「阿春，緊揣少爺入去！」<sup>7</sup>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謝小珊已來到這小孩面前。吳家棟大喊：「珊欵！袂使啊！」<sup>8</sup>謝小珊不管吳家棟的嘶吼，兩根銀針已插入小孩身上，傭僕阿春趕緊抱著這小孩進去，謝小珊緊追而上，一腳踢開阿春，手上其餘四根銀針又射進小孩體內。

何芬芳見狀不顧徐媚媚的攻勢，衝至小孩身旁。謝小珊火速抽出六根銀針，飛步退至外埋，在吳家棟耳邊細語了兩三句後，便和師妹徐媚媚邁步離開了吳家。吳家棟失神落魄的走到了何芬芳和兒子吳清溪的身邊，只見何芬芳淚眼婆

---

<sup>1</sup> 「你現在想怎麼樣？」

<sup>2</sup> 「阿棟有說過，如果不是他有老婆有孩子，早就跟我走啦！」

<sup>3</sup> 「你現在登堂入室，是要來搶老公嗎？」

<sup>4</sup> 「搶老公？不敢啦！是來討一個公道！」

<sup>5</sup> 「討公道？要動手就來！否則，請走，不送！」

<sup>6</sup> 「師姐，你不用跟他廢話，看他要不要把人交出來！」

<sup>7</sup> 「阿春，快帶少爺進去！」

<sup>8</sup> 「阿珊！不可以啊！」

姿，僕人阿春嘴角滲血躺在一旁。吳家棟內心的悔恨，全寫在臉上。何芬芳忽然抬頭望向吳家棟，邊痛罵：「攏是你害欵啦……」<sup>9</sup>掌中邊運氣撫摸著兒子的胸口。吳清溪睜眼望向母親，忽然嘔了一聲，吐出一口鮮血，沉沉暈了過去。

吳家棟不忍，將兒子清溪抱進房內床上，輕柔的蓋上薄被。吳家棟在房內踱步了幾圈，才將何芬芳扶到房外。走到大廳，何芬芳見到阿春還窩在地上，表情痛苦，便掌上運氣灌入阿春頭頂，再將她扶至椅上坐著，自己才坐下稍事歇息。吳家棟坐在大廳裡的大位，向何芬芳說：「伊講，清溪只有三工抑當活，若想要救清溪，只有去揣伊……。」<sup>10</sup>何芬芳氣憤的說：「伊只有講遮欵？」<sup>11</sup>吳家棟囁嚅：「伊講，要我自己一勒人揣清溪去……。」<sup>12</sup>何芬芳再也按耐不住，一掌打在小茶几上，小茶几應聲破裂，怒說：「我嘛味去，阿春，傢俬傳傳哩，明阿載一早阮就出門！」<sup>13</sup>吳家棟不敢反對，只能連連點頭，長嘆一聲。阿春應聲，便挨著身體從椅上站起，往廚房走去，走起路來，搖搖擺擺。

第二天一早，阿春將兩個包袱放在大廳桌上。吳家棟將重劍和大的那藍包袱綁在胸前，背後揹上兒子吳清溪。何芬芳將那小的紅包袱綁在背上，和阿春慎重交代數句，又帶上兩把傘，便和吳家棟雙雙出門。走沒多久，何芬芳便問吳家棟：「咱是味叨哪裡去？」<sup>14</sup>吳家棟雖然揹著兒子，卻一點也不喘，腳下飛快而輕鬆答道：「伊咖早住仔城門外亭阿腳邊庄頭，咱先去彼片看覓。」<sup>15</sup>何芬芳哼了一聲，腳步加快，吳家棟提氣追上。吳家棟與何芬芳的腳程十分迅速，經過兩三個人煙較稀少的村庄後，眼前是一片小林子，吳清溪忽然咳了起來，兩人於是倏忽停下。

吳家棟看著兒子臉色泛白，緩緩走向一棵大樹之下。吳家棟輕輕撫著吳清溪的胸口，慢慢運氣，試著舒緩兒子的不適。何芬芳握著兒子的雙手，眼裡盡是不捨。吳清溪又咳了一聲，嘴角汨汨滲出血來。何芬芳拿出手巾，邊擦拭著吳清溪慘白的臉龐，邊說：「行吧！哪是擱咖晚，恐驚叨袂赴啊！」<sup>16</sup>憂慮之情溢於言表。

何芬芳自吳家棟身上取下藍色包袱，將兩個包袱都緊緊的裹在自己胸前，再把吳家棟的重劍揹在背上。吳家棟深吸一口氣，把吳清溪穩穩抱在胸前，深怕巔簸到兒子。何芬芳在前，吳家棟在後，兩人使盡全力在林子中飛奔。吳家棟望著何芬芳的背影，纖細的身子揹著一把大重劍，胸前還裹上兩個包袱，腳下步伐卻如此迅速，不禁愧疚起來。此時，耳邊又響起了兒子連連咳嗽聲，聲聲如錘，重擊人心。吳家棟尚在恍神，兩人已出了林子，烈陽刺眼。不知不覺間，已然正午。

出了林子，便是亭邊村，吳家棟一躍奔到何芬芳之前領路。村裡多半是尋常農家，拐了幾個彎後，吳家棟停在一座雅緻的小院前，眼前是兩片黑木門。何芬芳知道就是這座小宅邸了，又見吳家棟抱著兒子雙手不便，便趨前敲門。沒人來

<sup>9</sup> 「都是你害的啦……」

<sup>10</sup> 「他說，清溪只有三天能活，如果想要救清溪，只有去找他……。」

<sup>11</sup> 「他只有講這些？」

<sup>12</sup> 「他說，要我自己一個人帶清溪去……。」

<sup>13</sup> 「我也要去，阿春，東西準備好，明天一早我們就出門！」

<sup>14</sup> 「我們是要往哪裡去？」

<sup>15</sup> 「他從前住在城門外涼亭旁的村莊，我們先去那邊看看。」

<sup>16</sup> 「走吧！如果再晚，恐怕就來不及了！」

應。何芬芳在拳上加重力道再敲一次，才聽見有人緩緩前來的步伐聲。黑色大門一開，卻不是謝小珊和徐媚媚姐妹，只見一個老態龍鍾的癩婦。癩婦也不作聲，就領他們進門。院裡只稀疏幾盆株花樹，吳家棟一路將兒子抱進院中大廳，十分熟悉這裡的樣子。吳家棟把兒子輕輕放在大廳裡一個大圓桌上，伸手握著兒子的脈搏，若有所思。

何芬芳：「請問，謝小珊徐媚媚甘有佇勒？」<sup>17</sup>

阿婆：「欸佇勒，不過，因有留一條字條欲，講是欲呼恁欸。」<sup>18</sup>

何芬芳疑惑問：「字條？」<sup>19</sup>

吳家棟搶話：「阿婆，呼我看嚟！」<sup>20</sup>

阿婆遞出一張紙條，說：「呼你。」<sup>21</sup>

吳家棟一看，紙條上只寫「至庄頭找傅師父取藥，明日城西河邊大宅候你」。

阿婆說：「傅師父住佇庄頭，若想欲救命，緊去！」<sup>22</sup>

吳家棟向阿婆說：「多謝阿婆！」<sup>23</sup>轉身抱上兒子，勁步而走。

何芬芳也提步要追去，阿婆忽然出手抓他說：「你嚟去咖好！」<sup>24</sup>

何芬芳不理，也說「多謝阿婆！」<sup>25</sup>便出門趕上吳家棟。

吳家棟抱著兒子，問了幾處人家，輾轉到了傅師父宅。傅師父見吳家棟與何芬芳兩人，出口問何芬芳是誰，吳家棟說是妻子。不料，傅師父大怒，依約定只能一人前來，怎能帶妻。刷刷兩聲，傅師父拳上功夫驚人，三招之內就將何芬芳打倒在地。吳家棟見狀，將兒子輕放於地，正要去扶妻子，何芬芳兀自站起。何芬芳輕說了一聲：「是流民拳欸高手，咱倆人搥不贏。」<sup>26</sup>語畢，又振拳一招衝天蝶而攻，但三招之內又被傅師父打倒在地。吳家棟持重劍力攻傅師父，卻三招之內被奪去重劍。一時之間，兩人無可奈何。吳家棟眼見時間不斷流逝，怕孩子不服藥會丟了性命，當場跪了下來哀求：「傅師父，我只有一勒後生，我求你，藥仔先呼我加閣講好沒？」<sup>27</sup>傅師父不為所動的坐在藤椅上，三人僵持不下。

對峙許多，夜晚降臨，月光已經罩在三人身上，眼見第二天就要過去，明天就得上城西河邊大宅找謝小珊。傅師父彷彿一個巨石穩放在藤椅上，何芬芳望著自己的兒子氣息漸弱，又見丈夫與自己並非傅師傅對手，雙眼一陣泛紅。何芬芳

---

<sup>17</sup> 「請問，謝小珊和徐媚媚在不在呢？」

<sup>18</sup> 「不在，不過，他們有留一條紙條，說是要給你們的。」

<sup>19</sup> 「紙條？」

<sup>20</sup> 「阿婆，讓我看一看！」

<sup>21</sup> 「給你。」

<sup>22</sup> 「傅師父住在村庄口，如果想要救命，趕快去！」

<sup>23</sup> 「謝謝阿婆！」

<sup>24</sup> 「你別去比較好！」

<sup>25</sup> 「謝謝阿婆！」

<sup>26</sup> 「是流民拳的高手，我們兩人打不贏。」

<sup>27</sup> 「傅師父，我只有一個兒子，我求你，先把藥給我再說好不好？」

於是對吳家棟說：「汝叨家已揣清溪去啦，一定要救活清溪欸命！」<sup>28</sup>然後條忽站起，向傅師傅說：「傅師父，請汝賜藥！」<sup>29</sup>語畢，何芬芳左右兩拳重重分別擊向自己兩邊的太陽穴，悶哼一聲，吐血倒地。

吳家棟將傅師父給的藥讓兒子服下後，背上綁著何芬芳，胸前抱著吳清溪，腳步不停的奔往亭阿腳邊庄頭小宅。吳家棟把何芬芳放在大圓桌上，又讓兒子輕靠在牆邊，阿婆驚嚇不已的問說：「是去呼傅師父拍傷欸？」<sup>30</sup>吳家棟微微搖頭，全身運氣，將兩掌輕撫在何芬芳頭上。過了一個多時辰，吳家棟才鬆開雙手，額上汗珠如雨，兩頰泛白，一時體力不支，癱坐在椅上。阿婆又是倒水，又翻找薄被薄衫，忙得焦頭爛額。沒多久，天還未白，已聞雞啼。

阿婆拿出一個木小盒和兩包紙包的藥材，盒子打開是支人蔘。吳家棟筋疲力盡的對著阿婆說：「阿婆，我牽手就交呼汝啊，千萬拜託。我昧揣清溪去見小珊。」<sup>31</sup>阿婆一聽，忙說：「唉喲，我只有一寡普通藥材，汝欸牽手傷了太重，我無法渡啦！」<sup>32</sup>吳家棟說：「這……嘸知該如何是好。」<sup>33</sup>阿婆回：「我腳不方便，嘸法渡揣伊去醫傷啦。汝叨緊去緊回，嘜欸記勒，一工內要來揣伊入去城內見大夫！」<sup>34</sup>吳家棟內心充滿感激，卻又提不太起氣的：「多……多謝阿婆！」<sup>35</sup>吳家棟從胸口中抽出一條手巾，頻頻拭汗，再靠到何芬芳的耳邊輕輕說：「汝等我，我救了清溪欸命，叨欸轉來救汝。」<sup>36</sup>何芬芳有氣無力的說：「救了清溪以後，緊將伊送轉去厝欸，阿春彼……彼月……我攏交……交代好啊……」<sup>37</sup>吳家棟心中有萬般不忍，卻只點點頭，半句話也說不出口，轉身過去抱起清溪，逕自走向屋外。

吳家棟朝城西河邊邁步而行，只聽得吳清溪不時咳嗽身子忽暖忽冷，原本雙腳無力的他於是振腿疾走。到了謝小珊氣勢雄偉的大宅，吳家棟先是叫喚了幾聲謝小珊，沒人來應。吳家棟便躍身一跳，雖輕輕越過了大宅的厚門，卻重重的落在大宅的前庭裡。眼前，是富麗堂皇的庭園。此時徐媚媚推開了大屋的門，訕笑的問：「哪欸嘸等人開門叨跳入來？嘸驚被當作賊啊喔？」<sup>38</sup>吳家棟並不理會他，只忙說：「我揣小珊！」<sup>39</sup>一個人影從徐媚媚身後飄逸而出，正是謝小珊。謝小珊看了吳家棟一眼，只微微一笑，招手示意要他進屋。

待吳家棟讓清溪穩穩躺在床上後，謝小珊先將清溪的上衣全除去，把自己袖內的兩支銀針卸下，脫去外衣，再從腰際自褲邊抽出兩支金針。謝小珊向吳家棟

---

<sup>28</sup> 「你就自己帶清溪去吧，一定要救活清溪的命！」

<sup>29</sup> 「傅師父，請你賜藥！」

<sup>30</sup> 「是讓傅師父打傷的？」

<sup>31</sup> 「阿婆，我太太就交給你，千萬拜託了。我要帶清溪去見小珊。」

<sup>32</sup> 「唉呀，我只有一些普通藥材，你的太太傷太重了，我沒辦法啦！」

<sup>33</sup> 「這……不知道該如何是好。」

<sup>34</sup> 「我腳不方便，沒辦法帶他去治傷啦。你得快去快回，要記得，一天內要來帶他進城看醫生！」

<sup>35</sup> 「謝……謝謝阿婆！」

<sup>36</sup> 「你等我，我救了清溪的命，就會回來救你。」

<sup>37</sup> 「救了清溪之後，快將他送回家裡，阿春那……那邊……我都交……交代好了……」

<sup>38</sup> 「哪欸嘸等人開門叨跳入來？嘸驚被當作賊啊喔？」

<sup>39</sup> 「我找小珊！」

微微一笑說：「今啊日算汝好運，才會當親目睇看叨金針渡穴欸真功夫！」<sup>40</sup>語畢，謝小珊邁力使起兩支金針，在吳清溪身上的諸大穴點戳，看得吳家棟膽顫心驚。

徐媚媚此刻端進來一盆冷水，謝小珊抽出兩支金針放入盆中，只見清水即刻整盤化黑。謝小珊又將金針在燭火上快速過火，再用手巾擦拭幾回，反覆在吳清溪身上施針。徐媚媚則端出黑水，再換一盆冷水進房。如此重複了數回，謝小珊總算停下金針。吳家棟問幾時才可帶吳清溪返家，未料，謝小珊竟說：「需要按呢分三工來施針，清溪才有救。汝嘎我聽勒，汝不準轉去揣汝某，啊沒，我就不管汝後生囉！」<sup>41</sup>吳家棟原本正打算在救活兒子的命後，便快馬加鞭回去帶何芬芳就醫，沒想到謝小珊卻出此招，令他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是好。

第二日，謝小珊依舊為吳清溪施針，徐媚媚依然出入換水了兩三次。吳家棟在諾大的屋中一籌莫展，一邊擔心清溪的治療，另一邊則牽掛何芬芳的傷勢。不過，他見謝小珊確實是專心一意為清溪施針去毒，還是憂心何芬芳多些。謝小珊與徐媚媚兩人忙著救吳清溪，諾大的屋內又沒半個傭僕，見四人整天沒吃過半粒米，吳家棟於是求謝小珊讓他出門買飯。徐媚媚不置可否，謝小珊沉思了一陣，要求吳家棟需在半個時辰內返回，否則就中斷救治吳清溪。吳家棟連聲答應，變飛快的向外邁步。

半個時辰後，吳家棟果然依約回到謝小珊的大宅，手上還有酒菜和兩隻鴨。徐媚媚看了大笑，原來這吳家棟還會燒飯，不住在心裡讚譽師姐還是有些眼光。吳家棟在廚房裡大肆殺鴨做菜時，謝小珊說施針和做飯的水要沒了，徐媚媚於是出屋去溪邊扛水。吳家棟將其中一隻鴨剝了煮粥，他眼巴巴的看著粥裡的鴨肉，眼珠不停轉動。四個人一起用飯，徐媚媚說起剛才去溪邊差點滑進溪中，謝小珊哈哈大笑。吳家棟一口一口的餵著吳清溪粥糜，眼神又滿是不捨。謝小珊忽然察覺，這是他此生最幸福的一刻，直希望明日吳家棟和吳清溪能留下來。

飯後，四人各自睡在獨自的房內，謝小珊在各房中均置爐香、瓶花、明鏡，寢時偶而能聽見蟲鳴鳥唱，宛如人間仙境。直至夜半，吳家棟卻仍是兩眼睜如梨大，毫未闔過眼。夜越來越深，他聽四周終至靜謐無聲，於是輕推開房門，提起腳步，旋身關門。他於是運起輕功倏忽躍到廚房旁，偷偷將一大缸子水倒洩至剩不到一成。當吳家棟欲把水缸恢復原位時，不慎撞倒身邊的一隻碗，他一個傾身雙手緊抓水缸，左腳往後接住了那隻碗，四週仍舊安靜無異狀。水缸放回原處後，他又輕快的奔回房內。

吳家棟躺在床上，聞著花香，腦中閃過何芬芳生清溪的那晚。產婆和阿春房內手忙腳亂，何芬芳低聲哀嚎。吳家棟不斷換新的盆水進去，每次都接出血水半盆看得他心驚膽顫。吳家棟現在想來，那晚家裡的水缸也是用罄了，他急奔至小溪邊取水。何芬芳覺得這孩子和溪水緣分很深，便幫他取名吳清溪。

吳家棟恍惚間又想起與謝小珊之相遇。那是他帶著木藍要進城去交貨的一個

<sup>40</sup> 「今天算你好運，才可以親眼看到金針度穴的真功夫！」

<sup>41</sup> 「需要如此分三天來施針，清溪才有救。你給我聽著，你不準回去找你老婆，否則，我就不管你兒子囉！」

下午，途經茶亭歇息，碰上了也正在飲茶水的謝小珊。吳家棟雖因謝小珊貌美，卻也不過是多看兩眼罷了，並沒有多所逗留。但離開茶亭往進城的路上，吳家棟發現謝小珊也同路而行。吳家棟於是問了謝小珊是否也要進城，兩人便相伴而行。不料交完貨後的吳家棟，打算就在城裡客棧夜宿，卻又遇上謝小珊。兩人雖眠不同客房，但眾多巧合讓謝小珊在吳家棟的腦海裡揮之不去，終究天雷勾動地火，一發不可收拾……。吳家棟此刻想起此節，不禁熱淚盈眶。